

下課鐘聲響起以前

5A 林少華

——因為坐在身旁的是你，所以一直滿心歡喜

我叫做白雲，在學校裏，算是一個品學兼優的男生。四年了，四年的中學生涯裏，友情生活多姿多采，但愛情卻有點兒乏味。已經足足嚐了四年的乏味，無奈沒有一個女生讓我有怦然心動的感覺。

終於升上中五了，同學面貌依舊，並沒有甚麼特別。班主任隨機編好了座位。坐在我身邊的是一位女生，她叫做阿月。

開學了，要為會考加油了。每天我都專心上課，但無奈有些課堂卻是悶不可擋，連阿月也奄奄一息伏在桌上。阿月來一招「黯然銷魂掌」，看著窗外的事物。我從她的側面看出，她似乎看得津津有味。

不久後的日子，她跟我談起話來。話題都是圍繞著身邊的事物，說同學，說她的事，說新聞，甚至是說天氣。有時候，跟她一起看報章，尤其是一起看每日的星座運程，不知不覺變成了我們的習慣。

「讀給我聽。」她說。

「好呀。」我說。

有時她在忙著，我便會把她的運程讀給她聽。老實的，我是信基督的。也許，我只是跟想她說話而看星座。

「草莓果肉百力滋真的好好味……」阿月說。

她說了很多話，都是圍繞著百力滋的，但我只清楚記得她說過這句話——她的生日快到了。想起來我們不太熟，也不知送甚麼給她，經她這樣一說，我知道我要送甚麼了。

回家的路上內心在掙扎著：明天便是她的生日了，我到底該不該送？畢竟是同學嘛……但又怕她誤會……

最後，我還是買了。

最後，我卻沒有送給她。

她生日不久後一個星期，我無意中看到有些同學在看她的週記。

「你不介意別人看你的週記？」我問阿月。

「不介意。」她說。

「那麼，我也看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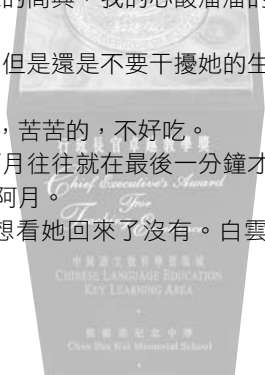
我說罷便看她的週記，看到她最新的一篇是記她的生日。看罷，我的心有點沉重。週記上寫著生日那天，第一個跟她說「生日快樂」的是某個男孩，她似乎表現得興奮……。那並不是我為她帶來的高興，我的心酸溜溜的，滋味很不好受。

讀了那篇週記，我明白自己對她的心，但是還是不要干擾她的生活。也許她有一個給她幸福快樂的男孩。

那盒草莓果肉百力滋，給我單獨吃掉了，苦苦的，不好吃。

一直以來，我習慣每天都一早回校，阿月往往就在最後一分鐘才到校。慢慢地，我也在最後數分鐘才到達。我像極了阿月。

一踏進課室，朝我的座位看，其實是想看她回來了沒有。白雲由朝等到



晚，就是為了等待月亮的出現。

有了，一個熟悉的背面伏在我的鄰桌。她在睡。我坐在我的座位，看著她，從她的背後，一直看了數秒。不看了，我拿了時間表出來看。其實也沒甚麼好看，昨晚已把時間表看了幾遍。正當別人以為我在看時間表，我已不知不覺間凝視了她好幾遍。恐怕以後無法再看見這個熟悉的背面，就讓我好好認清楚吧。

一個月後，我重遇一些舊朋友。在那段苦澀的日子，重新與異性朋友嬉戲，也不禁喜歡上某個舊朋友。

我真的放下了阿月？

記得某天，一個女性朋友來接我放學。好事多磨，空蕩蕩的街道使我心有點忐忑不安。轉頭看，沒有別的人，竟然正是她——阿月。那時一片手足無措，我不想阿月誤會我……

隔天是考試日，我跟阿月說：「你知不知道昨天和我放學的是誰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阿月顯得有點不在乎。

沒有了！也許阿月真的不在乎我。

大考過後便會放假，沒有剩下多少日子可以見面。我又再次買了一盒百力滋，打算給她吃。

「我記得你以前說過那種草莓果肉百力滋很好吃，對嗎？」我問她

「吓，我有這樣說過嗎？朱古力不是更好吃嗎？」她說。

我的心又再沉下來。無奈，她已記不起那樣說過。書包裏的百力滋難道又再一次當苦藥吃嗎？我把四小包百力滋分給同學……。我還是留下了一小包，走到課室對她說：「請你吃——」

那次我好像在逼她吃似的。

及至考試差不多結束了，我傳送了一個信息給她，鼓勵她努力讀書。

記得在網上與她談話，說起那篇週記，原來那個男孩只是她的朋友，……之後沒有了。

還是想說句「對不起」，從前沒有好好了解過她，直至不再每一天看見她了，我才会想念她。上課時說的話，是我們的快樂回憶。失去了，我才明白每一天她對我有多重要。

她說過幾年之前，我肯與她同一組工作，她便覺得我是個好人。

她說過將來會約我出來飲茶。

得閒飲茶？

將來，希望她是社會棟樑，做個有用的人；將來，希望她会幸福快樂。

每次掀開報章，習慣地讀出她的星座。啊！她已不再坐在我身旁了。

說甚麼也可，就是說不出那句。

也許這是我願意的遺憾。

教師回饋：文章清新細膩，情節發展自然，善於描寫細節，浪漫動人，寫盡情實初開的甜酸苦辣，令人讀後不禁黯然。（曾達輝老師）

賞析與思考：歐陽修說：「人生自是有情癡，此恨不關風與月。」感情一旦拿起了，誰又可以輕易放下？

